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陷入制度困境

2025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其执政以来第七位总理勒科尔尼，创下第五共和国同一总统治下总理更迭最多的纪录。与此同时，法国示威和罢工接连不断，从抗议政府财政预算和退休制度改革方案，发展到要求“总统下台”。法国当下乱象，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制度设计颇有关系。反对派甚至提出建立“法兰西第六共和国”，但在共识和妥协缺失的情况下，“破旧立新”依然遥远。

1 第五共和国遭遇政治危机

9月10日，法国多座城市爆发“封锁法国”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刚下台总理贝鲁提出的旨在削减财政支出的2026年预算草案。在反对派的推波助澜下，全国各地抗议者的诉求最终演变成“总统下台”，向以稳定总统权力为核心的“第五共和国”制度发起了挑战。

作为这波示威的重要推手，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已多次在国民议会提交弹劾马克龙的动议，均未成功。但执政党联盟内部已出现裂缝：“地平线”党主席、马克龙任内首位总理菲利普表示，只有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才能打破政治僵局，他呼吁马克龙在2026年财政预算通过后“体面辞职”。

2 强化总统权力的政体设计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为“半总统半议会制”，是西方制度中一种特殊存在。这一政体由戴高乐主导设计，后续经过不断“微调”，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总统权力来保证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转，削弱议会倒阁能力，避免出现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府更迭频繁的乱象。

1958年版法国宪法赋予总统许多职权，包括任免总理、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紧急状态四大特权。

具体来说，总统任命总理，总理对议会负责。当国民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时，一旦投票通过，由总理承担政治责任并提出辞职。总统被议会弹劾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弹劾提案须先递交国民议会执行局，批准受理后再交议会法律委员会审议，最后必须在国民议会、参议院和高等法院均得到三分之二以上支持。

马克龙2017年首次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这8年多来，他虽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政府运转却日渐滞涩。从2018年开始的“黄马甲”运动和反对退休制度改革运动，到今年9月的两次全国性罢工，法国的街头抗议不断，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巴黎第一大学政治学教授巴斯蒂安·弗朗索瓦直言：“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他指出，根据现行宪法，议会弹劾总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从当前乱象来看，“未来数月甚至数年里，议会中再也不会出现一个稳定、团结的多数派党团来支持共和国总统”。

在最早的设计中，总统任期7年，国民议会议员任期5年。由于选举周期不同，总统还在台上时，其党派可能已经失去议会多数优势，于是总统往往不得不接受反对党派提名的总理，导致出现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阵营的“左右共治”局面，行政效率大大下降。

从2002年起，总统任期由7年改为5年，与国民议会议员任期同步，总统选举的胜利往往带动其所属党派掌控多数议席，出现“左右共治”的几率大幅降低。即便如此，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联盟也已不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其任命的几任总理因此只能动用“终极武器”，即宪法第49条第3款，不经国民议会表决强行通过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这种做法触发国民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往往最终导致总理下台、法案被否决。

3 选举机制筑造“共和国阵线”

法国政体设计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制度均采取多数两轮投票制，保障国家的领导权始终在主流党派手中。

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第一轮投票中，如无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票，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角逐。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往往更为理性，从而降低极端政党候选人当选的可能。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总统选举中，马克龙与极右翼的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同进第二轮，最终马克龙获胜。法国媒体庆幸道，多数两轮投票制筑起的“共和国阵线”，成功阻挡了极右势力掌权。

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两轮投

票制对极右势力的“防火墙”作用虽不如总统选举显著，但依然有效。马克龙2024年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为阻止国民联盟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超过210名左翼和中间派政党候选人宣布退选，以免分流选票，最终国民联盟未能如愿。

然而，这个选举机制只有在总统或总理所在政党占绝对多数议席时才能确保政府稳定。国民议会目前分裂成三个高度极化的阵营——执政党联盟、左翼联盟和极右翼联盟，三方所占议席均未达到“绝对多数”。但反对派一旦联合起来则形成压倒性优势，政府总理始终面临议会弹劾危险。

4 “第六共和国”会到来吗？

政局震荡中，法国政界和民间要求革新现行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反对派宣称要建立“第六共和国”。关于新政体的设想主要包括：总统可决定大政方针，但不得拥有绝对权力；总理及其政府应拥有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权；建立强大的议会制，获得议会相对多数即可弹劾政府；选举议员时使用比例代表制。

上述主张的核心，就是从半总统半议会制向新型议会制过渡。法国政治和议会史学者戴维·贝拉米直斥此为“不切实际”。“我们似乎忘记了第四共和国的结局……戴高乐将军曾经说过，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很糟糕。”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在于1946年至1958年，议会制下多党林立，无单一政党能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内阁需依靠多党联

盟维持，12年间更迭了22届政府。

政治学教授弗朗索瓦说：“改革政体意味着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但现实是：我们正处于一种议会极化严重、各党派都在妖魔化对手的状态，连投票通过一个新政府都困难重重。当议会无法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时，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地共同制定一部新宪法，共同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呢？”

法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加上极端思潮泛滥，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逐渐失去信任，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纷纷抬头。延续60多年的第五共和国制度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是当前的法国，仍缺少一个像戴高乐那样强有力的政治改革家和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操作与盘算

高调任命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宣称“必须得到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动作密集，引发丹麦、欧盟等多方面的强烈抗议。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图谋背后有着多重考量，一系列动作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掠夺性外交”本质，令跨大西洋裂痕愈发凸显。

“我们必须得到它”

“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是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必须得到它。”特朗普22日告诉媒体记者。

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称其将推动美国相关利益。任命后，兰德里声称要让这一丹麦自治领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批评说，这一任命“过于离谱”，堪比“墨西哥任命一个特使，让路易斯安那州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是世界第一大岛。该岛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

管。美国目前在岛上设有一个军事基地。

自年初上任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此番最新表态是其一年来相关政策主张的延续，遭到丹麦等欧洲方面反对。

明暗招数齐上阵

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舆论施压、内政干预、隐蔽渗透等手段试图影响和干涉格陵兰岛事务。

在舆论施压层面，特朗普频繁抛出“夺岛”言论，甚至声称不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今年3月，特朗普在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和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向丹麦方面释放强硬信号。

美方高层还“不请自来”，突访格陵兰岛，试图影响格陵兰岛事务。3月28日，格陵兰岛宣布组成新一届自治政府当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率代表团访问位于该岛的美军基地，鼓吹格陵兰岛选择美国作为“安全保护伞”。格陵兰岛方面指出，美方代表团此行纯属“挑衅”。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通过情报活动等隐蔽手段干预格陵兰岛事务。

野心背后多重考量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不加掩饰的野心背后，暗藏着地缘战略、经济价值和个人政绩等多重考量。

首先，格陵兰岛战略位置重要，美国对其觊觎已久。早在1946年，杜鲁门政府就向丹麦提出以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和阿拉斯加州部分油田开采权来换取格陵兰岛，但遭到丹麦拒绝。

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防务协定，美国在格陵兰岛西北部图勒空军基地(现名为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军。由于靠近苏联，这里成为冷战中美国对苏核攻防战略的重要支点。格陵兰岛还扼守联通北

大西洋与北冰洋的航道，是北约反潜作战体系中“格陵兰—冰岛—英国缺口”的关键一环。

其次，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吸引力倍增。格陵兰岛位于北美与欧洲之间的最短航线上，随着气候变暖，北极航道的商业潜力日益凸显。

此外，特朗普希望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其“政治遗产”。再度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显露出强烈的“开疆拓土”野心。除格陵兰岛外，他还放言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称将“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将领土扩张视为“自身功绩的一部分”。

有分析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复刻“19世纪式的帝国主义”。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欧洲项目主任罗莎·鲍尔弗表示，这种扩张野心将激化国际矛盾，将美国推向更加孤立境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